

天下 烈火 劍

黃易

劍幻系列

中

遠方出版社

黄易

◎ 剑幻系列

天下
烈
剑

(中)

第七章 断肠情深

林枫叹了一口气,道:“我林枫有二位做弟妹,此愿足矣,二弟,告诉我们你的身世。”

龙海将本身之事,告诉了两人一遍!

林枫怆然颌首,道:“你的父亲,终有一天会找到的,我们也要共同找他。”他语锋略为一顿,向白菲道,“三妹呢?”

白菲道:“我从小父母双亡,拜在‘天涯客’为师……”

林枫问道:“‘天涯客’?是与‘黄衫客’齐名的‘天涯客’?”

白菲摇了摇头,道:“我不知道,他只是这么偷偷告诉我的,叫我不得告诉任何一个人……”

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?”

“六七年前了!”

“他呢?”

“走了,再也没有回来过!”

林枫沉思了一下,道:“三妹,假如你再碰到他,请留住他,我有事要问他,这是很重要的,我师父的仇人,他可能知道。”

“好的!”

林枫沉声道：“二弟，对我们以后的行动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龙海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这样吧！三妹，你不是答应加入‘魔花会’了吗？”

我是这样说过。

“那么，你还是加入‘魔花会’，由你去侦察‘魔花会’的组织，以及张恩兄之死及陶姑娘的情形。”

“好……”

“碰面时我们还是跟从前一样，以免‘魔花会’起疑！”

“大哥，不是想回去一下吗？”

“是的，然后我就会出来找你们。”

“好，我有事待办，我们就这么决定！”

林枫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二弟，你刚才中我掌力受伤很重，坐下让我为你疗伤！”

龙海点头应好。

※ ※ ※

疗完了伤，林枫当先离去。

白菲又化装了龙海的面目，龙海笑道：“三妹，你的化装术好高明！”

“不及你，二哥，看你这样的脸孔，我几次几乎克制不住要投在你怀里……”

龙海一怔，随即笑道：“那么，我改换张……”

“不，这样很好，让我多对他回忆，这回忆虽然痛苦的，但，我愿意在痛苦中回忆……”

龙海悲声叫道：“三妹，你……”

白菲惋然笑道：“谁叫我这么爱他，唉！”

她轻轻叹了口气！

龙海又是一阵黯然无语。

白菲惋然笑道：“我可以承受这感情的折磨，而邹姑娘就不同了，二哥，你既爱她，就爱下去吧，我走了！”

话落，她弹身飞奔而去！

龙海望着白菲远去的背影，出了一会儿神，倏然之间，他想到了那部交给驼背老人盒中所装的奇书！

他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我应该将那部武林奇书收回，以免发生意外！”

这是对的，这一部武林奇书，付出了张一铭的生命代价所取得，他又怎能轻易交给第三个人？

当下，他恢复了自己容貌向“武人客栈”飞奔而回。

回到“武人客栈”一问，驼背老人与邹蓉一早便走了！

龙海一看天色，已是辰时将近，他暗道：“我只好赶到‘天煞谷’去了！”

龙海心念打定，直朝“天煞谷”而来。

以龙海的估计，在午时之后，未时之前，一定可以赶到“天煞谷”，哪知事情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了。

六派盟主之会，是在正午，如果他不在午后之前赶到，说不定这个大会已经结束了！

※ ※ ※

“天煞谷”。

——谷，很长，削壁如笔，乱石林立，入了谷口，要穿过乱石、巨林，再走入数里，才到“天煞教”！

龙海甫自入谷，但见谷口两旁，站立了两个黑衣人，动也不动！

龙海一怔，问道：“朋友请了！”

对方答也不答。

龙海目光过处，为之脱口而叫，蹬蹬蹬退了三、四步，但见这两个黑衣人不是站在谷口，而是倚靠，一动不动地倚靠在崖壁，已死亡多时。

龙海打了一个冷战！

“天煞谷”为“天煞教”总堂重地，防卫森严，加之今天又是六派盟主相会之期，怎么会有人杀了“天煞谷”的门人！

这简直是一件太不可思议之事。

龙海想到这里，突地脱口大叫道：“不好，难道……盟主之会也发生了事情？”

龙海想到这里，心头狂震，他一掠身向谷内飞射而去！

过了乱石，到了一片竹林之前，突然——

龙海啊的一声，脱口叫了起来，但见竹林前的一片空地上横七竖八地坐躺了十数个人，动也不动。

龙海骇住了！

盟主之会真的发生惊人巨变。

龙海一个掠身，向场中射了过去，但见躺在地上的人有僧、道、俗等十儿人。

这些人均是六大门派之人。

左侧林前，端坐着一个古稀老僧及两个老和尚，这正是少林一派的掌门人“一辉禅师”！

在少林掌门人之前，倒着三个道人，这三个道人正是龙海在“武人客栈”所见的那三个道人，这大概是昆仑派掌门及其门下。

在竹林右边，也躺了两个老僧，是峨嵋派掌门及门人。

峨嵋派掌门这前，坐躺着三个道人，坐立的，正是武当派掌门人“青萍道人”！

场中的中央，一个黑脸、虬须、浓眉大眼的黑衣老人，双目圆睁，仰躺在那里，这正是“天煞教”教主“天煞神翁”！

——他们全死了！

龙海突然脱口大叫道：“驼背老人及邹蓉呢？”

——是的，在这些死亡之人当中，唯只少了驼背老人及邹蓉，难道他们还没有来吗？

不可能的！

因为在竹林之外的空地上，还停着那一辆马车，分明，他们是来过，而人呢？是的，人已不见了。

龙海，骇得说不出话来！

骇人的事，反常发生了！

盟主之会中的五派掌门人，竟然全死在这里，这未免是一件太过不可思议之事了。

他们死于何人之手？

龙海向这些人走了过去，他细细看了一遍，但见这些

人死得非常特别，不但一无伤势，而且毫无恐惧之状。

这似乎是不可能的！

在盟主之会时，如果说突然出现了凶手，这些一派之尊，当不会如此从容！

另外，这些人武功均非泛泛之辈，怎么会轻轻松松死在凶手之下？无备？不可能，因为人有十几个，一人无备死于凶手之手尚说得过去，十几个人一起无备，就说不过去了！

这时龙海突然想起来，事情只有一个可能——那就是凶手与这六大门派之人，全部相识，甚至是好友。

但，这十几个人又如何下手呢？

谜！

一件可怕的谜！

龙海骇立当场！

因为五派掌教之尊，同遭杀劫，这真是一件撼天栗地之事，事情一经传开，将令江湖为之沸腾了。

而他关心的是邹蓉与驼背老人！

他们既不在这死人群中，似是不可能死亡，只要找到这其中的任何一人，事情便能揭晓！

龙海骇立着，久久……

倏地——

一阵呻吟之声，突又破空传来，这声音来自右边的林中，龙海大吃一惊，他掠身射了过去！

呻吟之声，突然停止。

龙海猝然止步！

举目四顾，林中，一条人影也没有看到！

龙海打了一个冷，脱口大叫道：“是谁？”

没人回答，林内一片死寂。

龙海定了定神，又喝道：“谁？”

龙海话犹未落，倏然，头顶上突有人叫道：“主……人……”

一条黑影，猝然坠落。

龙海伸手一接，他正好把坠下的人接住，放目一瞧，他怔住了，接在手里的，正是护送邹蓉赴约的驼背老人！

他的口角溢出一丝鲜血！

龙海傻了！

——他明白了一件事，那是驼背老人曾跟凶手交过手，他不敌而逃，然后隐在树上……刚才自己的第一次叫声，他不敢回答，是听不清这句话是出自凶手还是自己，直到第二次听清之后，才栽下来。

龙海脱口大叫道：“驼前辈……”

驼背老人除了口角淌下了一丝鲜血之外，一无异样，龙海的叫声，他似一无所闻！

龙海又脱口大叫道：“驼前辈……”

驼背老人吃力地道：“主……人……”

“你……怎么了？”

他唇瓣闪动了几下，一时似痛苦得说不出话来。

龙海问道：“邹姑娘呢？”

“她……”他只说了一个字，便说不下去了。

龙海急问道：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谁向你……们下手？”

“……”

龙海一连问了三句话，驼背老人连一句话也无法回答，这一下使龙海为之胆战，他悚然叫道：“驼前辈……”

驼背老人吃力地道：“我们……是被……毒……”毒什么，没有说出来！

龙海骇然道：“毒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他没有说，他的头微微一摆，死了！

“驼前辈……”

他不会回答了！

抱着他的尸首，龙海骇傻了。

悲哀而又愤怒！

倏然，他抱着驼背老人的尸体，哭了起来！

——驼背老人死了，他是一个可怜的老人，年轻时，据说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时刻，但现在竟为他而死。

如果龙海不是叫他保护邹蓉，他也不会死得如此之惨！

这怎不令龙海心痛？怎不叫他悲绝？

龙海痛哭之下，又切齿地道：“老前辈……我一定要将

你的仇人碎尸万断,为你报仇。”

倏地——

龙海语犹未落,突然一阵步履之声,破空传来,龙海目中骤射精光,放目一瞧,一条人影,迅然而至。

龙海目光一扫,脱口大叫道:“是你?”

来人正是龙海在“武人客栈”一等席上及跟自己上“桃花宫”所见的自称四十九岁半神秘白发老人!

那白发老人一望龙海手中的驼背老人……久久,突又转身奔去。

龙海脱口大叫道:“站住!”

白发老人一怔,把脚步停了下来。

龙海一个箭步射了过去,喝道:“你……是谁?”

白发老人笑了笑,道:“难道你忘了我是谁?”

“我怎么会忘?”

“既然没有忘,那你问干什么?”

龙海见这神秘的白发老人出现,自然使他联想到杀死这些武林高手的凶手,会不会是他。

当然,这是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,否则,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于此?

龙海冷冷地道:“你到这里干什么?”

“你呢?”

龙海一愕,道:“我来找人!”

“你怎知我不是?”

龙海愕了半晌,这当儿,那白发老人一掠身,如飞而

去，龙海怔立当场，他并没有阻止对方的理由。

但龙海还是冷冷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会知道你是不是杀死这些武林高手的凶手。”

龙海自负地笑了一下，他相信这件事他办得到的，总有一天，他会找到这个凶手！

当下龙海似有所悟，伸手向驼背老人的怀中摸去，他的心头，无比的紧张！

终于，他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那铁盒，三节剑鞘，全还在驼背老人的怀中。

他将两样东西取出之后，奔出了“天煞谷”，转入一片树林之内，将驼背老人埋葬了！

伫立坟前，龙海哀极泪下。

他喃喃地道：“驼前辈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，请你安息吧！”

他移开了沉重的脚步，缓缓而去。

他又下意识地脚步停了下来，他目光扫了那一柄三节剑鞘，心头一阵茫然，喃喃地道：“唉！这是多么困难的事？我哪里去找那个用‘三节剑’的人？……这剑鞘又蕴藏了什么故事？一种武功，却分别雕刻在剑与剑鞘上？为什么？”

直到目前，他还搞不清他师父是何许人，要他做这一件事的目的又何在。

这令人不解，但他必须去完成他师父的遗命，找到一个使“三节剑”的人，那人知道一切的事。

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将剑鞘纳入怀中，看了他手中的精巧盒子一眼。他启开一看，但见盒子之中，整整齐齐地摆着一部小册子。

册子上，用篆字写着六个字：

“断天烈火剑录”

龙海心头一跳！

这一部武林奇书丧失了张一铭的生命之后，竟然落在了他的手里，这使他感到无比的沉痛。

显然地，当初“魔花会”的人，并不知林枫也就是张一铭，否则，这一部书录，为什么会还在张一铭的身上？

于是，这又令龙海想到了另一个问题。

这问题是：如果张一铭真的死在“魔花会”之手，他为什么能逃得出“魔花会”？他又是毁于什么之手？

——这又是一个谜。

龙海轻轻一叹，当下将那部剑录，纳入怀中，乍然之间，那死亡的一幕，又涌在了他的脑海……

凶手的武功，太过骇人！

自然，他几乎不相信天下有如此武功之人……倏然，他想起了驼背老人所说的一个“毒”字！

可能，他们中了一个无形之毒！

这逻辑是十分合理的，否则，这些人又如何一起死亡？那么是什么人施的毒？

他想到了“魔花会”！

“魔花会”以“毒”出名，这些六派之人，自然可能死在

了“魔花会”之手，那么，邹蓉也就是被她们所擒了！

龙海想到这里，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他想我一定要到“魔花会”去，看看“魔花会”会长究竟是谁？

※ ※ ※

他一掠身，又向开封而来！

但，在“武人客栈”他住了三天，“魔花会”的门人，一个也没有碰上，这使他感到既失望又恼火。

但那骇人的事，传闻了！

参与盟主之会的掌门之死，震惊了整个江湖，各方为之骚动！

自然，这是一件骇人的事！

在事发生的第三天——

不少武当、少林弟子，经过开封东行，这些门人的脸色，是十分沉重的。

龙海看在眼里，也不知道这些道人东行为何。

正午！

龙海化装了一下张一铭的脸孔，上了饭堂，他准备吃过了饭，将“南天剑士”所交待的事——那只铁盒，交到那个地点。

伙计领他上楼！

酒楼上，二三等席竟然坐满了人！

一等席上，也所剩两三桌。

伙计领着龙海，在一等席坐了下来，目光一扫，并没有可疑的人。

一等席上，有道士及和尚在用素食！

这些佃道的脸上，也是一脸沉重之色！

二等席间，突然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声音，道：“二哥，你听到那件事没有？”

另一个声音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‘天煞谷’惨案！”

龙海听到这里，精神不由一震，接着声音又传来道：“听过了。”

“二哥，这未免太过不可思议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凶手能手杀五位掌教及十几位门人，未免太过令人震惊！”

“是呀，错就错在‘天煞神翁’！”

龙海心头一跳，那一个声音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假如不是‘天煞神翁’太过固执，我想这件事不会发生！”

“你说说道理来。”

“‘天煞谷’是‘天煞教’总堂重地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比武的地点，距‘天煞教’的总堂虽然还有数里之遥，但那个谷，本来就在‘天煞教’范围之内……”

“这个还用说？”

“据说在比武之时，‘天煞神翁’命令弟子不得到场中来，守护只剩两人，其余暗中之人全部遣走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认为有门人在场，恐影响其他各派掌门的情绪，胜者不荣，所以，他严禁门下弟子在暗中监视，如果他不固执，在暗中监视的数十名弟子，当不会没有看到凶手面目！”

“有道理。”

龙海听到这里，也觉得对方分析得极为合道理，怪不得当时连一个“天煞教”的门人也没有看到。

龙海想到这里不由回首望了发话之人一眼，但见是两个年约四旬的背剑人。

左侧的那个又低声道：“二哥，听说有人看见……”

“看见凶手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龙海听到这里，心头大震，难道真的有人看见凶手不成，右侧的人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不过，据说有一个人在申时，看到了一条人影，纵出了‘天煞谷’……”

“这人是谁？”

“据说对方身形太快，那个人没有看清，不过有一点那人是看清了，那人身着灰衣！”

龙海听到这里，不由看了一下他的服色，他当时所穿的，也正是这一件灰色的衣服，想不到竟有人认为他是凶手！

龙海笑了笑，突然，他的笑容敛了，那个白发老人也是

穿的灰衣呀！

他也是申时离去的呀！

不错，有人看见的必然是他而不是自己，这么说来，那凶手可能就是那个白发老人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酒菜已经上桌，龙海不喜饮酒，但此时他也想喝一点解愁！

他想到了陶媛媛，更思念邹蓉！

邹蓉虽情有所钟，但他爱她，因为他第一个所爱的女人是她，他必须找到她。

倏然——

一个声音传自耳边道：“这位兄台请！”

龙海抬眼一瞧，但见不知什么时候，一个紫衣少年，含笑站在身侧，龙海一愕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借个位置如何？”

龙海目光一扫，一等席上，尚有两桌空着，对方会想到同自己同坐一桌，当非无故！

当下他笑了一笑，道：“请！”

紫衣少年在龙海桌子对面坐了下来，然后，她笑了一笑，道：“谢兄台赏脸。”

“不必客气！”

紫衣少年的风度十分潇洒，人也长得俊美绝伦。

龙海看着对方望着自己，不觉不好意思用菜，紫衣少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台不用客气，尽管吃就是了，我的酒菜就会到的。”